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函
五十五冊

新
子
船
覺

PDG

鑑孫恩兵敗赴海死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以循為永嘉太守

劉裕擊破之

袁了凡曰

孫太孫恩死海濱人猶傳為仙安祿山安慶緒史思

為聖莊周二工踞暴戾其徒誦誚

無窮斯民之直道安在耶王敦反疾已明明帝勅中外有不呼王敦各而稱王大將軍者斬世說析語南米人作每稱王敦必曰王大將軍何惡人而威靈震於隔代如此

綱癸卯二年

燕光始三年○秦弘始五年○魏天興

九月立自為

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目殷仲文

下範之勸立早受禪桓謙私問

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

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

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耳

綱十一月楚王立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於尋陽○目立表請

桓謙私問劉裕楚王勳德蓋世卿謂之可即耳

求義之使

居山林

高士无德

納桓溫神

主于太廟

有司奉答

魏晉有成
之立

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

僚集賀爲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耻獨無之求得皇甫

羲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徵禮

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至是示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立入建

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

能載立大悅立以其祖葬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

主于太廟示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

立性苛細好日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適詔令

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

駭然思亂者眾

發明何哉立固無成之魏晉而魏晉乃有成之立耳成敗雖有

不同纂則出一轍此書法
所以不得不據其實也

丁南湖曰

自古篡賊之蓋仲文雖為

黨未有惡於殷仲文者子誅其黑有三桓立之姊丈素不交密及聞立平京師

即棄官投焉一也立甚悅而寵之遂為作九錫之文及立即位御床陷乃諂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二也及立為劉裕所敗隨立西走因奉一后投義軍以洗前愆三也故綱目書曰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蓋書其官以甚其罪彼劉氏書法乃謂仲文叛立自歸而綱目貴其從義則誤矣

綱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

立

○曰立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

傳檄列立罪狀進屯曰帝

書法

書起兵討子倡義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鑑甲辰三年

燕光始四年

○秦弘始

劉裕從桓脩入朝立謂王謐

謐音密

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立后劉氏有智鑑謂立曰劉裕龍

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立曰我方平蕩中

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

丁南湖曰

龍行虎步真天子相也桓玄妻劉氏有智鑑識劉

此相而不沮其篡盜之謀是不聞嬰母之知廢也識裕之有此相乃勸其夫早除之是不聞陵母之知興也夫劉氏亦亡家殄國之罪冠烏可以二母之賢責之哉

但史氏以智鑑稱之不容無辨矣

自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弟也家於京口

天下自有

亦與無忌謀討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

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

草澤中非

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裕為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

所見惟劉

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為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

無忌笑而

富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

草間富有

毅無忌昶等相與合謀起兵無忌夜草檄文其母窺之泣曰吾不

今日英雄

及東海呂母明矣新莽天鳳四年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守以兮罪殺之呂母乃傾家貲以報讐汝

急須一府
手簿

劉裕一世
之雄

一擲百萬

能如此吾復何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
京口門開無忌着傳詔服使居前徒眾推之入斬桓脩以徇
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手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和道和
者東莞劉穆之也裕卽馳信召焉穆之往見裕裕曰始學大義須
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任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
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手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
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
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爲盟主劉毅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
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
石之儲其家無饒石儲積也擄滿一擲百萬樗蒲博戲也擲何無
忌酷似其舅無忌舅乃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謚罪萬物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逆時討逆萌已見篡竊之姦尋至而迭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庸而臣姦哉

劉穆之振與朝綱

劉裕身範物先

綱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山在應天府城西北七里劉宋改名直武山大破之立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目時裕與劉毅等介為數隊並進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燦天燦卑遙反火飛也鼓譟之音振動京邑諸軍大潰立帥親信數千人走趨石頭裕入建康立留臺焚桓溫神主迎晉神主納于太廟帥百官奉迎乘與誅立宗族在建康者立司徒王謚與眾議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諸大處分處區處也分分別也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音叶快也裕遂託以心腹動止諮焉穆之亦盡節竭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紀綱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舛尺元反錯謬也桓立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

卿當為一
代英雄

百姓耳目
一新

蠱者空亨
天下治之
義

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

風俗頓改

裕初名微位薄經
狡無行盛流皆不
當為二代英雄裕嘗與刁達楊
兩代償由是裕憾達而德謚後

與相知惟王謚獨奇貴之謂曰卿
蒲不時輸負達縛之馬柳謚責達
謚為公
達亡族

胡致堂曰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
裕不知書武烈雖剛

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
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暗

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
之一新況大有為者乎蠱壞之
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
又從而蠱之則必壞而後已觀
不為以至於大
壞者為可惜也

時百官皆奉法禁百姓耳目為
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
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為而不為
裕之初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

鑑

五月劉毅等及立戰於崢嶸州

在武昌府
武昌縣

大破之立復挾帝入

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立誅之帝復位

胡氏曰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
之為訓成湯以不殖為

賢又小人之尤好故少康以賤
賢伊尹以狗之為刑盤庚以總

之為戒靈寶貪欲無厭情
致卑鄙未流如此宜哉

魏置六卿

烏鵲白鷺

○鑑魏主珪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及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烏官謂諸曹之使爲鳬鴈取其飛之迅速也謂候官何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丁南湖曰

上古龍官烏官蓋洪亮初闢萬事未定而暫爲此稱官各悉有常法而至虞命九官成周設六典典則官制

烏官欲矯漢魏殊不知其實矯虞周也好古之心雖熾而反古之罪益滋其終

囿於夷習者乎

綱乙巳義熙元年

燕光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秦

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鳩摩羅什名也

○秦主興以羅什爲國師秦

之如神帥群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

沙門坐禪者日以千計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發明

姚興以夷狄竊據土宇故雜什爲所尊禮是以佛書皆出經火於羸秦後世卒莫得其全

佛書譯於後秦後世終莫得而民
人心好尚如此世變亦可知矣

綱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四月裕出鎮京口

綱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目初劉毅嘗為敬宣參軍時人或以

非常之才
自有調度

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

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敬宣為江州

毅使人言於裕乃召還為宣城內史○綱以盧循為廣州刺史○

目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

益智粽續
命湯

智粽益智藥名本草益智子主益氣安神循裕報以續命湯續命

藥名裕以循當誅絕今不征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若

刺而命為廣州是續其命也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若

孫伯符豈
不欲留華

子魚那伯符孫策字子魚華歆字先仕漢為豫章太守孫策略但

子魚
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二君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

秦以十二郡歸晉

與齊人來

歸鄆謹龜

陰之田者

霄壤

秘市匡復晉室

欲為國家索地於

秦亦當請於朝命

何得擅自遣使益

其時上下陵替君

若綴旒故雖強鎮

未形而無君之心

已顯露如此

鍾奔秦

以

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群臣以

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

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書法書得郡錄功也其書劉裕使何存中國也然與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霄壤矣故書求和得之

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超襲位○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

腹心備德故大臣此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孚諫

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宏出藩五輔內輔臣竊不安超不

從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按史記淳于髡白狐裘雖弊不可補

以黃狗之皮賜忌子曰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是也言五樓乃小人恐終居貴重職位也五樓聞而恨之後段宏奔秦

魏慕容

鍾奔秦

問劉裕殺
殷仲文桓
亂何如

仲文晉室舊臣有

勸桓元受禪繼復

語事劉裕衷心無

耻莫此為堪當時

所云才望蓋可知

燕王可與

韓

劉裕自為

楊州刺史

楊州根本

所繫

楊州不可

懷人

丁未三年
秦弘始九年○魏天賜四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年

大國一小國四新
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小國二凡八僭國
發明
忠義熙之初大赦改元惟植氏不赦獨宥冲之孫胤以其

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傳昌定二主至宋元

超母妻猶在秦遣使稱藩獻樂妓於秦秦遣其母妻還之

書法
若燕王則可與權矣

戊申四年
秦弘始十年○魏天賜五年○南凉嘉平元年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楊州

刺史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

耶劉孟
劉毅孟祖
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

心服宿定臣子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楊州根本所繫不可

假人裕從之自領州牧

發明

裕此行特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召裕授以是任而已綱目書其自為以其志有所在特設詭謀使晉朝不能捨己而授餘人是各非自為實則自為也況纂晉之禍實始於此特筆書之深得春秋誅心之法矣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小水不容巨魚

綱五月譙縱稱藩于秦○**綱**縱請桓謙於秦欲與其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

綱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綱**初秦王興以傳檀內外多難

智識不必讀書

九州之外復有人

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繁傳檀權謫過人

五經之表
復有人

未可圖也與不聽襲
傳檀討勃勃果皆敗績
鑑秃髮傳檀稱涼

王

圖已酉五年

秦弘始十三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
馮跋太平元年○西秦史始元年○舊大國二南涼

劉裕抗表
伐燕

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
六新小國一几九偕國
四月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

用軍貴知已知彼
裕不能料南燕之

胸大破之遂圍廣固

○目時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唯

必無公孫五樓而
能料起之不知遠

孟昶謝裕臧熹勸行

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

計失其險且難決
勝况拱手以險授

來奔

按南史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武令出嗣疎宗祖猛曰
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

人未見敵而先
乃一成一之觀非奇

鎮惡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

算也
將門有將

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是月

裕帥舟師自淮入泗燕主超會群臣議公孫五樓謂吳兵輕果利

在速戰宜據大峴

大峴山名使不得入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

五樓三策

未見敵而

先富

虜已入吾

掌中

韓信所以
破趙

焦生非持
名儒

焦生王佐

方

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中策也縱敵人峴出城逆戰此下

策也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

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

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朐今益州府

音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

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取趙也裕遣藩等潛師

出燕兵後攻臨朐遂克之超大驚裕因縱兵奮擊燕兵大敗遂圍

廣固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

發明

裕平定南燕誠為傳功然抗表則行與桓溫伐蜀無異其無君明矣

十月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

曰焦生非持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鑑魏清河王

紹弒魏主珪齊王嗣

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紹嗣襲位

之長子也是為
大宗明元皇帝

庚戌六年

秦弘始
歲南燕

十二年○魏永興二年○是
亡大國二小國六凡八僭國

二月魏寇盜群

崔宏請
群盜

起魏主嗣赦其罪遣

兵討餘寇平之○

時魏主因群盜蜂起引

八公議之

先是詔長
宏等八人共聽政謂之八公

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

聖主倚民
務在安之

不能緩撫使之紛亂

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

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

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主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

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

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栗磾

赦非正可
以行權

裕微劉隗降附
馬光以為有智勇

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而無仁義不知晉
之心當東夷而收
前以晉教為成衆
望阮滿微心益堅
非仁又安所云

南燕誅阮

西北無復
來復之望

劉裕姚
不封

劉裕姚
為敵

書法

書教其罪何善之也建武之篇書詔許相
斬除罪於是書教其罪皆處盜之良法也

劉裕拔廣固執南燕王超送建康斬之

時南燕尚書悅壽

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阮之韓範

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人家

口萬餘送超詣建康斬之

司馬公曰

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

宣愷悌之風游殘

械之政使僻土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

戮以快忿心述其

虛設會符姚之不如官其不能蕩一四海成

鑑初徐道覆聞劉裕

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道覆說循曰劉裕

兵堅城之下木有還

期我以此思循從之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

歸死士掩擊何留之

徒如反掌耳